

暧昧都市

aimei dushi



美貌绝艳的高祯伟，在帮高中同学凌小澍做美发模特儿的秀场中，被大导演林诗枫看上，林迅速对她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为了给新片拉赞助，林诗枫特地给投资人举行了一个私人酒宴并带上了与其关系暧昧的高祯伟。

酒宴上，高祯伟的美色让房地产商朱伦亚深深倾倒。在朱伦亚的百般追求下，高祯伟陷入了两难。

一方面她无法舍弃林诗枫带给她的虚荣，另一方面又不舍朱伦亚带给她的金钱和温暖，想在“很纯很暧昧”中找到一份真爱，但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怀上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很多爱结果却是零爱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都市言情

ISBN 978-7-221-09373-8



9 787221 093738 >

定价：24.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暧昧都市 / 酋长有德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221 - 09373 - 8

I . ① 暖… II . ① 酋… III . ①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6625 号

书 名	暧昧都市
著 者	酋长有德

责任编辑	程 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刘 宏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373 - 8
定 价	24.80 元

“嘿，走不……”

后面一个“走”字还没“走”出来，高玮伟一下也愣了……

一个俊雅而英气的青年，头发乌黑得油光可鉴地正一手拎着包，另一手，却搂着一个看上去同样年轻但却如他头发一样乌黑的洋妞，正卿卿我我、倜傥风流地走出小区，横上街道。大概就要告别了，青年顺手将包放在脚边，然后，众目睽睽之下，两人便紧紧地抱在一起难舍难分地“咬”了起来，连挡了后面的车也不管不顾更不问。

好在，司机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中西合璧”在大街上当众如此亲热地热吻着吧，没有鸣笛，只是静静地停在那看。

只一小会儿，后面便停了一小溜车。

这时一名交警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从后面跑了过来，这才总算结束了这场“告别仪式”。

车驶出很长一段，高玮伟与凌小澍都没有说话。

车里轻轻地回旋着一首悠悠的音乐。

“你说——”凌小澍按了一下喇叭，好像是给她说话做一下铺垫。“他们是夫妻吗？”

后座上的高玮伟望着驾驶座中间的后视镜，想了想，道：“不像。”

“何以见得？”

“你想，如果是夫妻，已经都亲热那么久了，哪还有余热在这街头‘奉献’！”

“如果不是夫妻，那会是什么关系？”

“情人呗。”

“情人？亏你想得出。我要是那青年俊男，宁愿找一个老得都快掉没了牙的黄种老太婆，也不找一个仿佛光着膀子在太阳下一年干到头的活的黑种人！”

“嘿，我说凌老板，是因为你那位在白种人那边留学你就对黑种人有偏见啊，还是你曾经被非洲男人甩过呀？”高玮伟边说边用双手抱了副驾

弄辆车。”

“你呀，弄十辆车开也这样。”

“什么意思？”

“你没机会开呀，有人愿意给你当司机——这一美女坐前面让行人免费观赏，男人才不愿呢。不像我，只会把别人打扮得像资本主义似的。”

“呀，你这比喻倒挺新鲜，头一回呢。”

“跟我在一起，你学着点吧。”

“嘁，说你胖你还真喘呀。”

这时前面车开始移动了，凌小澍一边轻踩着油门，一边转回身，道：“嘿，待会儿替我多掌点儿眼啊。”

“放心，我的审美观不会比你这发型大师差。”

“那就好。”

“什么‘那就好’呀，没那一点眼光，能在广告业混吗我。”

“呵呵，我倒是忘了，你是广告人啦。”

高玮伟就身子往后靠了靠，一副得意的样子抱着双臂，道：“怎么着？”

“真是看不出，你这大淫贼还能做那高尚的事业。”

“嘿，嘿，凌小澍，我没惹你吧；谁是大淫贼啊？”

凌小澍脚下一使劲，车紧紧跟上了前面，然后一拐，上了环线高速。

见凌小澍只顾驾着车，没有搭理自己，高玮伟想想自言自语道：“唉，到今天还没把自己嫁出去——”

“说什么呢，我倒是嫁出去了，可是……”

“可是，受不了了吧；我要是你呀，才不会死守着呢。谁知道他在白种人那边有没有找个‘小白姘’。”

“他不会。”

“说不定，男人的脑子都是长在裤裆里的，什么时候一兴奋，就钻女人怀里了。”

凌小澍就从车镜里望了一眼高玮伟。

“你怎么好像是性学专家似的。”

“别专家不专家，你敢说你除了林焱就不想别的男人？”

林焱是凌小澍的丈夫，结婚一年后到瑞士留学去了。

“你看看——”凌小澍用手指了一下外面。高祹伟不知她说什么，就真的侧头向外望。可没想到，凌小澍接下来说的是：“那么多男人，你想得过来吗？”

“哈，哈哈——至少，你承认你想！”

“我想很正常，我是已婚女人。”

“别，别，可别拿已婚来长你威风。请你睁开眼睛，试看普天之下，哪个已婚女人不是怨声载道，先是抱怨男人不争气，后是抱怨儿女不争气，其实呢，是自己最不争气！”

凌小澍专心开着自己的车，任高祹伟在那无限感慨着。

“所以，还是独身好。”

“独身好，那谁前几天还在跟我说什么来着，要替她多留意一点，找个好男人。”

“那不也只是我一说吗。”高祹伟理亏似的小了声音往后靠了靠。“其实，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你那个林焱好吗？我没见着，我要是见了……”

“谁见了你，都好不了。”

“这话我爱听，那是充分证明我有魅力。”

“不是魅力，是风骚。”

“别说得那么难听，坐在后面的还是未婚女青年呢——那叫风情。你知道吗，风情可是上天赐予女人的天赋呢，女人不用它去勾引男人，岂不糟蹋了上天的好意。”

“嘿，我怎么越听越觉着我车里坐着一女流氓啊。”

“是吗，我怎么没觉着？”

凌小澍就笑得按了下喇叭。旁边一辆车正好超车，还以为是凌小澍在向他示好呢，也跟着鸣了一下笛，并在错车的一瞬两目含情地望了她一眼。要不是在高速上，呵呵，说不定还会有一段故事要发生；只是在这高速上故事发生不起来，要是发起的话，那只能是事故……

“靠，就那份德性也配看我们凌大老板。”没想到，高祹伟也注意到

“行。”凌小澍笑了一下，然后示意小青进金卡操作间。

但在小青进去之后，凌小澍回过头对已自坐在待剪沙发上的高祎伟说：“你要是嫌急得慌，就上我那去找本小说翻一翻。”

“找小说翻，还不如找本杂志翻一翻，现在有什么小说还值得看啊。”

凌小澍便暧昧地冲高祎伟笑了一下：“杂志？是画报吧。”

“是又怎么着？里面的……可养眼呢。”由于里间就是操作区，高祎伟将那“俊男”二字给省了。

凌小澍一见，心想今天大概是高祎伟发情期到了，怎么说了一路上没有说够，这会还想说。于是，一转身，便不再理她，顾自进去，站到小青身后，然后一手握剪，一手拿梳，开始为她设计起来……

可是，设计来设计去，半个小时都过去了，凌小澍竟一直没有动手，因为任她怎么设、怎么盘，总是感到不如意，不是发式不好看，就是与小青的脸型不相配，找不到要领。

没办法，凌小澍在小青身后轻轻地捋了一下她那头看上去挺好看的头发，无奈地笑了一下，说：“下去叫果果上来吧。”

小青便有些失望地下去了。

不一会儿，另一个女孩大概就是凌小澍说的叫果果的，几分腼腆地上来了。

“老板，叫我？”

“嗯哪。”凌小澍应了一声，然后直接示意她坐过去，道：“我们成君忆准备参加这次世界美容美发时装秀大赛，我想在你们几个人中找一个模特儿。”

果果就坐上剪椅，红了脸地道：“我行吗？”

“行。”凌小澍总是给人以自信。

但随着工序一道道往下走，凌小澍手上的动作却越来越慢，一会对着镜子里的果果望望，一会又退后几步细细瞧着，但无论是对着镜子中望还是直接对着果果看，凌小澍的眼神中始终没有放出灿烂的光——这发型师设计如同画家写生一样，需要模特儿能给她带来突如其来的感奋。

凌小澍想想又调整了一下发型，但左看右看，还是觉得不如人意，最后，只好很泄气地对果果苦笑了一下，说：“你先下去吧。”

果果从凌小澍的苦笑中感到自己不太令老板满意，就一边起身离开剪椅一边说：“还是让小青来吧……”

“不用。”凌小澍有些气馁地说了两个字。

望着又一个女孩离去，再看着随后走出来的凌小澍那有些丧气的样儿，高祎伟知道，她没有找到适合的模特儿，也就是说，这大老远地将她拉来，就像是坐在电影院里，老是放广告片却不放正片，于是，笑了下，说：“怎么，英雄无用武之地？”

凌小澍望了一眼隔间，道：“不行，在她们头上怎么做，也做不出一一种气质来。”

“气质？”

“是的，这美发与脸型、肤色、服装还有受教育程度都是紧密融合的，缺了一，就像一个美丽的女孩一张嘴竟是一口大爆牙一样令人难受。”

“那就不笑得了。”

“可生活中能够没有笑吗？就像你我，能不笑对生活！欸——”正在说着的凌小澍突然打住了话，而且有些讶异地望着高祎伟，“天呀，我这眼睛里进水啦……”

“是脑子里进水。”

可凌小澍却不管高祎伟的揶揄，仍盯着她。

“怎么啦，嘿，你怎么啦——该不是我……”

“哎，高祎伟，咱是好姐们，是不？”凌小澍说着就坐在了高祎伟身边，而且还伸过一只手搭在了高祎伟的后背上。

“干吗呀你，找‘同志’可不是这样找的啊。”

“告诉我，你说是不是？”

“是——凌老板。”

“那好，我有困难有求于你，你是不是应当‘忍辱负重’也会答应？”

高祎伟便拿眼望凌小澍，看她到底想说什么。但见到凌小澍两眼像走在大街上被男人看她那样地带着钩子看着她，高祎伟一下明白过来了：“我

高玮伟也拿眼望凌小澍。

两人就这么望着望着，然后“扑哧”一下，都笑了起来……

● 让我们林导去请你

首都北京。世界美容美发时装秀现场。灯光闪烁。人影攒动。音乐声、广播声还有不时发出的一阵阵观众的尖叫声响彻整个赛场。

美容赛场，美容师们正在给模特儿做着美容。

时装赛场，服装师们正在给模特儿剪裁时装。

美发赛场，各种肤色的美发师们正在给模特儿修剪、盘型。

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凌小澍从容而娴熟地一边为她手下的模特儿高玮伟点剪、飞剪、盘绕、制型，一边温情含笑。

而随着凌小澍的每个动作、手法，观众们都报以一片尖叫，就连评委席上的评委也不停地或颌首，或耳语，面露赞美之色。

高玮伟与凌小澍一样地脉脉甚至是有些含情地微笑着。不过，她心里却仍在回想着刚才上场时，一不小心，撞在了一位俊男身上的那种感觉——

上场时，由于人声嘈杂，广播又是以各种语言在解说，一句中文后面，跟着又是英文，听得叫人心底里起烦。但正在烦着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挤到了她和凌小澍跟前，说：“你们是八号选手吧？”凌小澍还有些发愣，答道：“是呀。”“那还不快上去，广播都报过几遍了，你们怎么还站在这？”工作人员有些不解地望着凌小澍。结果，她们一听，果然，广播又在重复地播着，请八号选手抓紧时间到后台去。于是，凌小澍忙说了声“谢谢”，拉了高玮伟赶紧就往后台跑。

可就在快要到后台时，正好从台后跑过来一位俊男，也不知他在跟谁说着什么，拿着手机一边“说”着，一边“没长眼睛”地往她们这边走，结果，与同样“没长眼睛”的高玮伟撞在了一起。

“对不起。”俊男忙让开。

高玮伟在凌小澍的拖拽下，回过头冲俊男笑了一下，跟着凌小澍匆匆往台上跑去。

但眼角余光告诉她，刚才那一撞，那个俊男的眼珠已撞得落在她身上

凌小澍真的拿她没办法，只好不理不睬她，专心做着自己的。

见凌小澍不再说话，高祎伟沉默了两分钟，然后似十分懊悔地道：“哎呀，忘了穿我们公司那件文化衫了，不然，也好为我们公司宣传宣传，争取争取老板好感呀。”

“就你公司？什么老油灯广告公司？”

“老油灯怎么啦？”

“没怎么。”凌小澍怕高祎伟又要说个没完，想打住。

可是，高祎伟的话匣子打开了，岂能就此“静音”？见凌小澍想“罢嘴”，可她却偏偏要说：“老油灯是老板玩深沉，玩品牌。‘老油灯’，你看这名，望字就能生意，表明这个公司追求一种古朴之美——”

“只是没想到，里面还有你这样一个现代之美的大美女。”凌小澍笑了一下。

“古朴之美是给现代人看的，当然得要有现代大美女来来映衬喽。”

“嘿，声音小点成吗，我们现在可是万众瞩目呢。”

凌小澍一边说着，一边手不停息，点，挑，梳，剪，飞，盘，粘，插……每一个动作手法，如同她手下的美人高祎伟一样，是那樣的优美和伶俐。

在规定的时间内，凌小澍如期完成了设计，当她一边对评委点头微笑示意她已完成操作，一边将套在手指上的剪、梳、钳等工具一一取下放进随身携带的工具包中时，观众席上的目光，再一次聚焦了过来。

而当凌小澍拉着高祎伟的手，那种优雅得有些古典的面向观众致意时，场下立即掀起一个小高潮，叫声一片。

只是，这期间，有几分是为凌小澍的设计，又有几分是为高祎伟的美貌，确实不容易分得清。

在后台稍事休息，工作人员走了进来，告诉大家这组比赛已经结束，请所有参赛选手和模特儿准备上台听取评委评论和公布结果。

“那还要等多长时间？”凌小澍道。

“你们不也要到比赛结束等终评结果出来再走吗？”蝴蝶闪了一下大眼睛，有些纯真地望着凌小澍。

凌小澍就望了一眼高祿伟，意思是，你看着办吧。

高祿伟便再次向那个林导望去，不过，这次林导没再看她，只顾在那指挥着他的那帮工作人员。但他的侧影，却有一根无形的线，从高祿伟眼睛里直伸进了她的胸口，扯得她心尖儿一颤一颤。

于是，她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好，请结束后，在座上稍候，让我们林导去请你。”蝴蝶很会说话。

高祿伟便不再说话，向前走去。

凌小澍紧随着，两人在观众的注目礼中，走向自己的座位……

● 我送的俊男来了

比赛结果按照既定程序圆满结束。

凌小澍获三等奖。

虽然只是三等奖，但凌小澍仍兴奋不已，一走下领奖台，就将证书和奖杯来不及地亮给在下面等着她的高祿伟。

高祿伟便想打击打击她的“嚣张气焰”，道：“一个破三等奖，看把你喜的。”

“三等奖怎么啦？三等奖也是等级奖呢。”

“是等级奖，但是最末‘等’的‘级’奖。”

“末等也是等，而且你看，今天来参加决赛的就有这几百人，而初赛、复赛呢，几千几万上百万啦，小姐；在这么多人中胜出，能不敝帚自珍吗我！”

见凌小澍当了真，高祿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哈，好你个高祿伟。”凌小澍如十六七岁小女生般捶了一下高祿伟，一脸的幸福。“不过，我还真的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这个好模特儿，这奖，八成拿不到。”

“是吗，那么要好好感谢感谢我。”

“你要怎么感谢？CLINIQR 全套美容还是俊男帅哥？”

“我这靓，还用得着美容吗，不‘美’‘容’都能沉什么落什么了，要是再‘美’一下，那‘容’岂不是要让天下美女都拿头撞豆腐撞死算了。”

“哦，你的意思是要俊男帅哥喽。”

“你说呢？”高玮伟望着凌小澍坏坏地笑着。

凌小澍就躲开她的目光，道：“真受不了你。原来女人也这么色！”

“嘿，嘿，这是公众场合啊，”高玮伟边说边向左右看看，好在，谁也没注意她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说话得要注意你这美发大师的身份。”

“呵呵，怎么，怕了？”凌小澍终于变被动为主动。

“怕？我怕？嘁——”刚“嘁”完，高玮伟便有些不安地越过凌小澍的肩膀，向她后面望着。

凌小澍不知所以，见高玮伟那副有些失魂的模样，纳着闷地转过身。

哦，原来，那个林导正向这边走来。

“好了，我送的俊男来了，你的人情我还了啊。”凌小澍轻声地道。

高玮伟没接凌小澍的话，等到林导走过那边过道，就要走近她们这排时，她故意地一拉凌小澍，佯装着转身要从另一头走开。

凌小澍立刻会意，两人就故意头都不回，开始往外走，但又显然有些磨磨蹭蹭。

“喂，高小姐。”

高玮伟拉着凌小澍的小手指示意凌小澍别理。

男人就是这样，你越吊他，他的胃口越好。

果然，林导见高玮伟“没听见”，只好再次叫道：“嘿，两位小姐。”他以为刚才只叫了一位，另一位在生气呢。

听到这样的叫声，高玮伟站住，慢慢回过头，道：“先生，是叫我们吗？”

废话，不叫你们叫谁？但林导见多识广，这点小名堂在他看来，不过是毛毛雨，当下也不戳穿她，只是一副“正人君子”地走到近前，自我介绍道：“在下林诗枫，特地来请二位小姐宵夜，不知是否肯赏光？”

“到底是请一位还是二位？”凌小澍似笑非笑地着盯住林诗枫。

第二章 魅惑

以前公司里所有女员工，不管是有三分姿色的还是没有三分姿色的，都与他在办公室里间的休息室里“谈过工作。”只是，对高祎伟，他却从来没有过哪怕是一次的轻浮举动，为此，高祎伟还曾向凌小澍求教过。结果，凌小澍给她分析道：“你肯定长得像他母亲。”

原本还没熟悉到可以进入她的单身房间的程度，况且，他的车已启动，向她发出了邀请。于是，就虚情假意地道：“到我们楼下了，不上去坐坐？”

林诗枫正忙着打方向，没说话。

“不过，下次也好，这次太匆忙了，里面我还没收拾呢。”高祎伟赶紧跟上一句，大有一手拉着一手推着之势。

这时，林诗枫车顺好了，一边往下走，一边道：“那就下次吧，下次等你收拾成一朵花时，我再上去。”然后拉开车后门，作了个绅士的“请”。

高祎伟就顿了一下，做出十会为难的样子，说：“啊呀，真的是挺累的，要不是有话问你……”边说边坐进了车。

林诗枫替高祎伟关上门，从车前绕过去，上了驾驶座。

“上哪？”高祎伟问道。

“待会你就知道了哈。”

“嘿，有这样的啊，就这么一句‘上车吧’我就上来了，最起码得要说一声上哪吧。”

“放心，不会绑架你！”

“我也值不得你绑架。”

“是吗，这一大美女，我要是真的恶念一生，绑架了，怎么办？”

“绑架是为银子，你绑一美女算什么。”

“没听过‘劫财’还有‘劫色’的哈。”

“那你赶紧停车，让我下去。”高祎伟笑着说，“我先写好遗书再上来。”

“哦，那得要有纸有笔才成呀，这样吧，到前面综合商场……”

“你替我买呀？”

“是啊，是我绑的嘛。”

“那行啊。不过，现在写遗书谁还用纸啊笔呀。”

“用什么？”

“笔记本啦。”

“没错啊，我说的笔就是笔记本哈。”

高祎伟没想到林诗枫反应这么快，就笑着道：“那纸呢？你又是‘说’的什么？”

说的是什么？还真的一下难住了林诗枫。

但林诗枫也不过顿了顿，便道：“纸是指范文啦，怕你没写过这东西，找一个给你参考参考哈。”

“多谢林导想得周全，但是，现在我又不想下车了。”

“愿意羊落虎口？”

“别美。你还没告诉我，我们到底上哪呢？”

林诗枫便只笑不语……

“你再说，我叫啦。”

“叫什么？”

“叫你图谋不轨。”

“唔，有点道理哈。不过，我只是有点图色，但没有不轨啊，小姐，得说清楚。”

“是图谋。”高祎伟更正着林诗枫刚才说的“图色”。

“一样一样一样的。”林诗枫幽默地“一样”着。

高祎伟被他逗乐了，也学着他的口吻道：“既如此，那就‘一样一样一样的’吧。”

“一样一样一样的哈。”

林诗枫就乐，但仍没忘了带上他一个林氏的“哈”字。

● 吃了“乐”药

“嘿，真的想绑架啊，你这是往哪开呢。”看着两边高楼越来越矮，前面马路越来越窄，高祎伟不禁将身子前倾了一下，笑着问林诗枫。

林诗枫顺势道：“怕了吧。”

本来倒是真的有些狐疑，但被林诗枫如此一说，她索性往后一靠，一副爱上哪上哪地道：“我怕？告诉你，打上小学起，我就根本没学过‘怕’字怎么写。”

林诗枫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按了一下喇叭。

“到了，小姐，请下车。”

林诗枫就不再做声，一脸严肃认真地边与副导说着什么边向前走了走，跟高祎伟在这之前见到的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的林诗枫宛如换了个人。

不过，这一严肃，倒更增加了林诗枫的三分酷。

高祎伟的心尖就颤悠了一下。

但她很快便感到有一双眼睛怀有几分不好甚至是敌意在悄悄地打量着她。

哈哈，女人的小嫉妒心理。高祎伟想。这么俊、帅、酷集于一身的林导，放着她们却与我在一起，她们能不妒忌？不妒忌才不正常呢。高祎伟正在自我感觉良好地动着她的心思，那边林诗枫与副导说什么说完了，副导就又回到摄影机前，那些演职员一见，也都一齐散开，各自准备起各自的角色或工作来。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林诗枫冲高祎伟笑着说。

高祎伟有些莫名其妙：“走？”心想，这刚来，怎么就又要走？大老远用车将她拉来，难道就是为了让她们看一眼他们剧组原来是在这里？嘁！

“怎么，很留恋？”林诗枫望着有些发愣的高祎伟道。“要不要去试一下镜头？”

“我才没兴趣呢。”高祎伟嘴上说着，但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

林诗枫似乎早就将高祎伟看穿了似的，道：“等下部，我找个好本子，请你主演。”

“说话可是要算数哦。”高祎伟歪着头巧笑倩兮地望着林诗枫。

林诗枫就很自然地上前搂了一下她的后腰，道：“走吧，我请你吃地道的农家饭去。”

“真的呀。”这下，高祎伟是真的高兴；借说话，很自然地避开了林诗枫的手。“绿色哎。”

“也不定，现在农村也渐渐城市化了呢。”

“可是，你看这些地，这些树，这些草，这些菜，还有这些人，能够城市化得了吗？”

高祎伟一边说着，一边放眼四望。见那边菜地里，有一农家夫妇正在浇着菜，便很兴奋地说：“戏里唱的‘你挑水来我浇园’，该是如此一幅

图景吧。”

“要不要我们过去也来过一下这生活？”林诗枫有些坏坏地笑了一下说。

高玮伟立即反应过来：“你又想占我便宜。”不过，话里听不出恼来。林诗枫转身向那边走去……

“你别说，这用桶担水还真的需要技巧哈。”林诗枫一边用手摸着肩膀一边说。

高玮伟就乐，道：“看你那熊样，双手逮根扁担都逮不住，差点儿将人家的桶给跌坏了。”

林诗枫笑了，很开心地笑。

两人说说笑笑便进了村子。

“好了，尝过了农家活，现在，到了尝农家饭的时候了。”林诗枫指着前面一家砖瓦平房道。

高玮伟拿眼看，可是，门口既没有招牌，墙上也没有字号。

林诗枫知高玮伟在疑惑，便道：“甭找了，这是我们剧组才来时，找下的一个老乡家。”

哦，那看来，今天是真真正正要尝一回地地道道的农家厨艺了。

其实，尝厨艺是假，吃一吃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菜蔬倒是真。

一进屋，林诗枫显得很熟识，与女主人打过招呼，又对男主人介绍高玮伟：“这是我们副导演，你叫她高导就行。”

高玮伟便笑，眨眼之间，她就被林诗枫封成了“高导”。

男主人憨厚地叫了一声“高导”。女主人就不自禁笑了一下，因为男主人那声“高导”，怎么听怎么觉着是“搞倒”。但高玮伟却不管她笑什么，只是拿眼愣愣地望着她，就像男人看一个漂亮的女人那样地看着她，因为，她的笑，是那样的天然去雕饰，就像夏夜一阵风过，刮起的荷香。

林诗枫见高玮伟那么傻傻地看着年轻的女主人，不知她在看什么，也就拿眼去看。他这一看，引得男主人也去看。于是，三个人都一起看起女主人来。

“没有抬你啊，事实本来就是嘛。要说美女我见过不算少，但有高小姐这样气质的，嘿嘿——”

“千万别说没见过啊。”高祎伟接过话道。

林诗枫就再次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高祎伟，说：“我还真的没见过。”

“因为我的‘面’‘条’？”

林诗枫就笑。

前面说过，女人被男人夸赞，总是受用的。高祎伟虽然嘴上不屑，其实内心里还是挺甜蜜蜜的。但她立即清醒过来——差点儿被他这一灌“甜蜜蜜”给灌晕乎了。将手中的垫子往怀中抱了抱，然后往后一靠，道：“说吧，与老油灯是怎么回事？”

“什么老油灯怎么回事？”

“别装傻充愣。”

不过，林诗枫在高祎伟问出的一瞬间，还真的不是装，确实是没有反应过来。但这会，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刚才既已说不知道，左右继续不知道吧。于是说：“你看我像装傻充愣的人吗？”

“我看像。”

“哪儿像？”

“哪儿都像。”

“哪儿是哪儿呀？”

“林导，没意思了吧不是，绕什么绕啊？”高祎伟有些嘲讽地道。

林诗枫既已装“死”，索性装到底，说：“小姐，你总得说明白一点呀，这样打哑谜般地让人猜，谁能猜得着呀。”

“那好。”高祎伟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上午你让你那个漂亮的女助手到我们老油灯广告公司去干什么？”

“她去了你们老油灯广告公司？你在老油灯广告公司？”林诗枫继续装。“我不知道呀。她这两天正在负责我们一个新片的广告企划方案的实施呢。”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让她找家广告公司，将我们的宣传做出去。”